

李本寧

(中華書局)

中華書局影印
民國三十一年

2202

彭水文史

(第八辑)

政协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一九九四年十一月

本辑编委

主 编	孔庆余
编 委	蔡盛炽 阮国贤 张炳生
	王天贵 杨洁(女) 梁昌明
责任编辑	梁昌明 杨洁
资料图片	廖佐怀 蔡盛炽
校 对	杨洁 梁昌明
封面题字	任向锋

265/n

彭水文史

(第八辑)

字数 13 万字

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机关印刷所承印

内部报刊准印证 彭水字第 9015 号

工本费：7.00

献
给

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
成立十周年

前　　言

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成立已十周年。在这十年里，全县各族人民乘改革开放的东风，认真贯彻落实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在政治、经济及社会生活等方面都取得了空前的进步。为了庆祝自治县成立十周年，我们特编此专辑，作为向彭水各族人民的献礼。

本辑以民族、民俗为重点，从文史资料这个角度，尽可能客观的、具体的揭示和反映少数民族（以苗族、土家族为主）在我县存在和发展的历史，及他们在社会发展的长河中、在同其它民族一起生产和生活的环境中、在认识和改造主客观世界的长期实践过程中，所形成的以本民族文化为内核，其它民族文化渗透其间的特有的风俗习惯。除此以外，我们还将本专辑组稿时得到的不属民族、民俗类，但在一定程度、一定范围内反映某一历史时期的某一事物的某一侧面的稿件，整理、录用于“其它”类，从文史资料这个角度，起到拾遗补阙作用。

本专辑在组稿、整理、编纂、校对及出版过程中，得到有关方面、有关人士的大力鼎助和支持，我们对此表示诚挚的感谢。此专辑由于编辑时间短，人手少，加之水平有限，故难免存在不足或错误之处，还望有关方面和有关人士及广大读者不吝赐正。

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
一九九四年十一月

文史工作
當成功垂千秋

張元國書



武警总部大校、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、
中原书画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张元国题词

历史 质政 育人

李鲁章

九四年十一月

彭水人大常委会主任李鲁章题词

改革用敢抓敢管
上主工作天地宽

任向锋九九年

政协彭水自治县委员会主席任向锋题词

目 录

民 族

- 彭水苗族土家族的来历及其发展 蔡盛炽(1)

民 俗

- 彭水方言 孔庆余 赵正明 蔡盛炽 罗文锦(19)
彭水人的婚礼 罗文锦(89)
结婚俗礼 王国甫(95)
郁山一带的冠礼习俗 吴家让(103)
送饭 王国甫 罗文锦(106)
彭水的葬礼 罗 娥(109)
彭水的民间丧礼 肖尧荣(112)
彭水的“打锣鼓”“打闹” 阮国贤(115)
立房子 李世轩(123)
浅谈民间祝寿 刘洪琪(126)
彭水历代的墓葬 蔡盛炽(130)
彭水文坛举隅 刘洪琪(152)
关于文坛 王国甫(158)
正月打糍 木 易(160)
彭水民间禁忌选辑 蔡盛炽(162)
附：算命术 王国甫(165)

其　　它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贺龙早先在彭水……… | 王国甫(169) |
| 百年前的封山育林碑……… | 廖佐怀(173) |
| 别动队在万足……… | 肖尧荣(175) |
| 防区时代兵匪频仍……… | 肖尧荣(178) |
| 铲烟制匪……… | 肖尧荣(180) |
| 地头蛇争雄黄家坝……… | 陶汝昌(183) |
| 附：张之洞轶事 ……… | 王国甫(186) |

彭水苗族土家族的来历及其发展

蔡盛权

苗 族

苗族的始祖为蚩尤。章太炎(1863—1936)在《排满评议》中说：“蚩尤为苗族豪酋，则历史言苗者始此”。蚩尤的活动年代，与传说中的华夏首领炎帝、黄帝同时，即距今五、六千年前。《龙鱼河图》说：“黄帝摄政，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，并兽身人语，铜头铁额，含沙，造五兵，仗刀戟大弩，威振天下”。大概是以蚩尤为首的八十一一个部落联盟。也有人称他为诸侯或天子，《国语·楚语》注曰：“九黎，蚩尤之徒”。《战国策·秦策一》高诱注：“蚩尤，九黎之君子也”。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“正义”引孔安国曰“九黎君号蚩尤是也”。可见，九黎部落为蚩尤的部属。

蚩尤部落在涿鹿战败后，便向南方流徙。

郁山的天然盐泉——飞水井，最早被人类发现和利用，孕育了“黔中文化”，其时间，“距今五千年以前，便已开展起来了，与中原解池所在的华夏文化的诞生，约略同时”(任乃强《四川上古史新探》222页)。“早在巴族尚未立国以前，即已成为这一地区人民的食盐来源”(同上书 250页)。

建国前，郁山有蚩尤庙，是把蚩尤当做“咸泉龙王”来供奉的。“咸泉龙王”，即主管卤水之神。从“共灶商民”的这一信仰来看，蚩尤部落或其部属，是郁山盐业的开发者。其实，蚩尤部落在中原的崛起，是和开发山西解池的盐业有关。当人类从生食过渡到熟食的初始阶段，对盐的需求特别强烈。《太平寰宇记·卷四十六》载，“解州，即……蚩尤之封域，有盐池之利”。宋代诗人王禹偁（954—1001）有《盐池十八韵》，“涿鹿城虽近，蚩尤血若何？”自注：“世相传皆云，盐池是蚩尤血”。明代沈德符（1578—1642）《万历野获编·部礼二·解池神祠加号》：“解池相传为蚩尤血所化”，这些传说反映了蚩尤部落与解池盐的开发有关。而郁山人为蚩尤立庙，亦反映了蚩尤部落与郁山盐泉的开发有关，而且二者之间肯定有承传关系。

《山海经·大荒南经》载，“枫木，蚩尤所弃其桎梏，是为枫木”。郭璞（276—324）注云：“蚩尤为黄帝所得，械而杀之，已摘弃其械，化而为树也”。建国前，彭水农村的一些民居周围，都留有大量的枫树，大都郁闭成林，外面看不见房子。

民间巫师在祭神时，有“顶鍪”一节，即将烧红的铁三脚反戴在头上，俨然传说中铜头铁额的蚩尤。

《国语·楚语下》：“及少皞之衰也，九黎乱德”，韦昭（204—273）注曰：“九黎，黎氏九人，蚩尤之徒也”。黎氏九人，彭水民间相传为九兄弟，其生日为九月初一到初九，所以，郁山一带有“吃九皇斋”的，每年九月初一到初九要吃素。这反映了九黎部落，作为“蚩尤之徒”，也是郁山盐业的开发者。

1985年，在郁山发现有罐兜“人面鸟喙，杖翼而行”的画像砖，它证实了郁山盐丹的开发，与被舜放逐于崇山“以变南蛮”的罐兜部落有关。范文澜（1893—1969）《中国通史》（第

一册)载，“黄帝以下诸帝，以攻黎攻苗为主要事业，到舜才完成了这个事业，”便是指此。麋山，在今湖南大庸境内，与郁山直线距离约200公里。《山海经·大荒南经》说，“大荒之中，有人名曰麋兜，人面鸟喙，食海中鱼，杖翼而行，维宜芑芑，穆扬是食”。芑，即白粱粟；芑，即莴苣；穆，播种迟而成熟早的谷物；扬，即荼，白术之类。可见麋兜部落已从渔业生活进入了从事农业生产的阶段。麋兜是尚红的部落，他们来彭水后，不仅开发盐业，而且采丹，使这一地区，成为红苗的发祥地。《皇朝经世文编·郭清螺文集》云：“考红苗蠻居楚、蜀、黔三省之界，即古三苗遗种也”。他们还种植谷物和蔬菜，从事农业生产，自己也因而强大和进步起来。

汉代，从湖南泸溪(与彭水直线距离约200公里)发展起来的盘瓠部落，逐渐强大起来，他们占有武陵、长沙、庐江及五溪等地，不时“寇掠郡县”，从东汉建武二十年(44)起，到中平三年(186)，武陵蛮叛17次，长沙蛮叛3次，江夏蛮叛2次，零陵蛮叛1次，东汉王朝派大军镇压，平均每六年就有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。其中，建武二十四年(51)马援率兵深入到地跨川东南的五溪地区“征蛮”，斩杀二千余人，其余“皆散走入竹林中”(《后汉书·马援传》)。因此，他们被迫向西迁徙到人口稀少，又有盐丹资源的郁山一带。在湘西苗族中流传的《迁徙歌》载，苗族从“水乡”迁入武陵、五溪地区后，“一支去往平款(秀山平块)，一支去往酉阳，……一支迁到务戎(今武隆)等地方”(《苗族史》1992年版85—86页)。他们来到后，由于开发了盐丹，变得强大起来。湘西苗语中，把盐叫做“有”，在上古语音中，“有”与“郁”同音，郁山即为盐山，郁江与酉水，都为运盐的水道，通过郁江，把盐运往乌江流域，通过酉水，把盐运往五

溪地区。由于盐丹的开发，使当地的“豪”变得目无法了。延熙十一年（248），涪陵人徐巨“杀都尉反叛”，后被邓芝镇压，邓芝将这里的“豪”五千家，移往蜀地。

《华阳国志·巴志》说，巴国的“属”中，有“共”人，有学者认为，共人即板楯蛮七姓中的龚姓。《太平寰宇记·卷一百二十》载，“唐麟德二年（644）移洪杜县治于龚淵”，即今酉阳之龚滩，扼乌江上游。邓少琴《巴蜀史迹探索》认为“或以其地曾为龚人居住，就称它叫‘龚’，‘共’应即为‘龚’字。”（19页）。“先称洪，后称龚，其发音部位相同也”（75页）。何光岳《南蛮源流史》（176页）认为，“蓬江由此入乌江，蓬即洪之转音……这些地名，都与龚人分布有关”。《龚氏族谱》称，“吾母族龚姓，肇自共王”，“世居黔地，由来久矣”。彭水苗族中的龚姓、洪姓，当为其后裔。

晋代，涪陵郡（辖今彭水、黔江、酉阳、石柱南部，武隆东部以及贵州思南从北的地区）的少数民族势力又强大起来，“永嘉（307—313）后，没于蛮”，即被“蛮”所占领，“图记不传”。永和三年（347）东晋名将桓温（312—373）带兵灭了成都的成汉政权以后，虽然手握重兵，威势煊赫，但对涪陵蛮的割据政权，也不敢贸然攻伐，只好把涪陵郡的治所，从汉复县（今贵州洪渡）“迁”（实为“另设”）到枳县（今涪陵）去。可见，涪陵蛮的割据政权是相当强大的。直到北周保定四年（564），由于北周武帝宇文邕推行了一系列的民族和解、和睦政策，“涪陵蛮帅”田思鹤才“以地内附”纳入北周版图，接受中央王朝的统治，结束了长达二百余年的割据局面。《北史·卷九十五》载，“蛮之种类，盖盘瓠之后，在江淮之间，部落滋蔓，布于数州，东连寿春，西通巴蜀，北接汝颍，往往有焉”。据此，涪陵蛮当为“盘瓠

种”，而田姓为其大姓。

隋代，彭水的少数民族，被《隋书》称为“黔安蛮”、“黔安夷”，《周法尚传》有“黔安夷向思多反……”，《李景传》有“击叛蛮向思多……”，《郭荣传》有“黔安首领田罗驹阻清江作乱……”等记载。可见，隋代时，田姓、向姓，俱为黔安蛮夷的大族。

唐代，彭水的少数民族被称为“彭水蛮”（《宋史·卷四百九十六》：“施州蛮者……盖唐彭水蛮也”）。樊绰在《蛮书·卷十》中说，“黔、泾（涪）、巴、夏（安）四邑苗众，祖乃盘瓠之后”。在同书卷七中说，“盘瓠皮骨，今见存黔中，田、雷等家，四时祀之。”《太平御览·卷七八五》说，“唐书曰，黄国公冉安昌者，盘瓠之苗裔也，世为巴东渠帅，……与田、李、向、邓各分盘瓠一札（体），世传其皮，盛以金函，四时致祭”。可见，彭水蛮为盘瓠后裔。

刘禹锡（772——842）被贬到武陵地区时，写有《蛮子歌》：“蛮语钩辀音，蛮衣斑斓布。熏狐掘沙鼠，时节祭盘瓠。忽逢乘马客，恍若惊瞿顾。腰斧上高山，意行无旧路”。与《后汉书·南蛮西南夷列传》所记盘瓠蛮“好五色衣服”、“语言侏离”、“好入山壑，不乐平旷”的特征相符，特别是“时节祠盘瓠”，说明了蛮即盘瓠后裔。另有《莫徭歌》：“莫徭自生长，名字无符籍。市易杂鲛人，婚姻通木客。星居古泉眼，火种开山脊。夜渡千仞溪，含沙不能射”。在刘禹锡的笔下，反映了当时人们是把“蛮”（盘瓠蛮）与“莫徭”相区别的。《蛮书》中第一次把黔中等地的盘瓠蛮，称为“苗众”，可见，他们为苗族的先民。有不少学者指出，“蛮”与“苗”同声（m）异韵，“今所谓苗，即蛮字之转音也”（吕思勉《中国民族史》4页）。

唐武德四年(617)有黔州太守田世康；贞观年间(627—649)有黔州刺史卫康；永淳元年(682)有黔州都督谢佑；开成元年(836)有到溪州任刺史的田英；咸通三年(862)樊绰在安南都护府战场上见到的“四邑苗众”首领朱道古、杨阿触、杨酋盛、杨忠义……田、谢、朱、杨、冉、雷、向、李、邓等，俱为彭水蛮中的旺族。

宋代，彭水的苗族被《宋史》统称为“黔涪施高徵外诸蛮”(卷四百九十六)，并说，“西南溪洞诸蛮，皆盘瓠种”(卷四百九十三)。彭水境内有“盘古河”，即今之芙蓉江。清代同治四年(1865)《彭水县志》作“盘谷河”；光绪元年(1875)《彭水县志》作“盘古河”。盘古、盘谷与盘瓠，音近而讹，实为盘瓠河，为盘瓠部落开发而留下的地名。盘瓠部落以大(神犬)为图腾或族徽，因而在彭水民间有忌食狗肉的习惯，当然，盘瓠部落，并不都是苗族。南宋朱辅所撰《溪蛮丛笑·叶钱序》指出，“五溪之蛮，皆盘瓠种也，聚落区分，名亦随异。源其故壤，环四封而居者，曰苗、曰瑶、曰僚、曰僮、曰仡佬”。但彭水的这些盘瓠部落，则大多为苗人。吕思勉(1884—1957)在《中国民族史·总论》，论及苗姓时说，“凡今湖南及贵州沅江上游之地，古所谓蛮者，大抵皆此族也”。

元代，包括彭水在内的川东南苗族，被统称之为“诸洞苗蛮”(《元史·世祖本纪》)，还有“绍庆酉阳属冉世蠻及何藤洞蛮”(《元史·卷三十》)的记载。马端临(1254—1323)《文献通考·輿地七》指出，“俗分四种，曰夏、巴、蛮、夷”，并进一步解释：“夏则中夏之人，巴则廪君之后，蛮则盘瓠之种，夷则白虎之裔，夏、巴居城郊，蛮夷居山谷”，还是把“蛮”列为“盘瓠之种”的，并把黔州(今彭水)列为“古蛮夷之国”(同上书《輿地

五》，

从元朝末年到明朝末年，彭水多次发生镇压苗民的“赶苗拓业”（或称“赶蛮夺业”）的事件。“赶苗拓业”这一提法，不见于正史，但在民间族谱、墓碑及传说中，大量存在。

湖北咸丰活龙坪《秦氏族谱》载，元季时，（秦）思安“官千户邑，生四子，从湖北汉阳府孝感县携四子赶苗至四川省彭水县长潭（滩）坝落业”（《鄂西少数民族史料辑录》93页），这是彭水赶苗的最早记载。

明初，“校尉窦桂年征明玉沙平蜀有功，授千总，后从县令聂元济治理彭邑，授邑东邑路把总，平治苗夷有德，收服民心，俗言赶苗图业，即此谓也”（《窦氏族谱》桑柘乡窦家坝窦学江藏）。

贵州省沿河县蛟岩乡白果坪有“大元帅墓碑”，碑文说，“赵必兴为荆州参将，于永乐十三年（1415）设立思南，赶苗拓业，汗马功劳，遂插占一方”，又说，赵必兴墓在“彭水河边”，此碑建于嘉庆元年（1796），恐其中一墓为衣冠冢。既在“彭水河边”，可能为“赶苗”时阵亡。

永乐年间（1403—1424）王元壁率兵来彭水“赶苗”，死后葬于堰塘坝，墓上题刻为宣德五年。

成化二年（1466）彭水“寇起劫掠”，命汪浩等剿捕（《明宪宗实录·卷三十一》）。

万历二年（1574）先锋段林泉随牟将军来彭水“赶苗”（《段氏族谱》手抄本·走马乡张家坡段文江藏）。

万历三十三年（1605）前后，总兵赵辅忠率兵到今平安乡一带“赶苗”，并落业于红石岭（《赵氏族谱》）。

明末，有黄显吾、冉茂胤及陈××，加上赵辅忠，为四大总